

联合 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 记 录

第三十七年

UNITED NATIONS
JAN 14 1992
UN/SA COLLECTION



第 2334 次会议

1982 年 3 月 24 日

纽 约

目 录

	页次
临时议程 (S/Agenda/2334)	1
通过议程.....	1
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局势：	
1982年3月22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4917).....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1964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1965年1月1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 2334 次 会 议

1982 年 3 月 24 日 星期三下午 3 时 30 分在纽约举行

主席：柯克帕特里克夫人
(美利坚合众国)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中国、法国、圭亚那爱、
尔兰、日本、约旦、巴拿马、波兰、西班牙、多哥、
乌干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
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扎伊尔。

临时议程(S/Agenda/2334)

1. 通过议程
2. 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局势：

1982年3月22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S/14917)

下午4时10分会议开始。

通 过 议 程

议程通过。

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局势：

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 1982 年 3 月 22 日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4917)

1.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各理事国，我已收到
埃及、以色列、巴基斯坦、塞内加尔和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各国代表的来信，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安理会议
程项目中有关该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我建议依照
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
条，在安理会同意的情况下，邀请这些国家的代表参
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布卢姆先生(以色列)在安理会议
席就座；阿卜杜勒·梅古伊德先生(埃及)、奈克先生(巴
基斯坦)、萨雷先生(塞内加尔)、法塔勒先生(阿拉伯叙
利亚共和国)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
就座。

2. 主席：我愿通知安理会，我已收到约旦代表 3
月 23 日的信如下：

“我谨要求安全理事会按照安理会惯例，邀
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员祖赫迪·
拉比卜·特尔齐先生参加安全理事会关于‘被占
领阿拉伯领土的局势’的项目的讨论。”

3. 约旦的建议并不是依照暂行议事规则第7条
或第39条提出的，可是如果安理会批准的话，对巴勒
斯坦解放组织参加辩论的邀请将赋予该组织以根据议
事规则第37条参加的会员国同样的权利。

4. 是否有安全理事会的任何理事国想就此建议
发言？

5. 鉴于安理会的其他理事国不想在此阶段发
言，我愿以美国代表的身份声明如下。

6. 最近在 2 月 23 日(第 2331 次会议)，我已说明了为什么我们反对已经采用的、给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作为一个国家参加这一组织的权利的特别程序。事实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是一个国家，任何背离议事规则的做法都是没有道理的。为了达到某些政治目的，或为了迎合任何集团的政治利益而改变规则和程序，将会削弱安理会和联合国。美国从来不曾反对安理会听取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或任何其他有关的团体的代表在安理会的会议上，就所讨论的问题提出意见，因为他们能够为之做出贡献。安理会议事规

则的第39条的目的就是听取代表非政府实体发言的人们的意见。这一规则适用于目前的目的。任何背离这一规则的做法都是不必要的，或没有道理的。

7. 为了这些原因，美国要求将拟议中的邀请付诸表决。我们将如同以往一样，投反对票。

8. 我现在继续我的主席的工作。如果没有其他理事国要求发言，我将认为安理会准备就约旦的建议进行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中国、圭亚那、爱尔兰、约旦、巴拿马、波兰、西班牙、多哥、乌干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扎伊尔。

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法国、日本、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主席：表决结果如下：11票赞成，1票反对，3票弃权。因此此建议通过。

应主席的邀请，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9. **主席：**我愿通知安理会各理事国，我已收到约旦代表1982年3月23日的信(S/14921)如下：

“我谨要求安全理事会依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阿拉伯国家联盟常驻观察员克洛维斯、马克苏德先生参加安理会关于‘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局势’的项目的审议。”

10. 如果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我将认为安理会同意邀请。

决定如上。

11. 安理会今天是应约旦代表3月22日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4912)中提出的要求而举行会议的。安理会的各理事国同时还收到了S/14912和S/14916两份文件，分别载有约旦代表3月19日和22日致安理会主席的两封信。

12. **努赛贝赫先生(约旦)：**由于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在3月安全理事会的正式辩论中发言，我想最

真诚地祝贺琼·柯克帕特里克夫人担任主席。她已经以务实的智慧，迅速和客观领导了安理会面临的非正式的，但同样重要的种种问题的工作。我深信她的外交能力将对她很有帮助。

13. 我还向她的前任主席——安东尼·柏森斯爵士表示我国代表团对他对于国际事务的智慧、丰富经验和敏锐洞察力的高度赞赏。我们但愿他在他所愿意发挥他的才干的工作中取得最好的成就。

14. 我们今天是在阴暗的、可怕的和前途不测的阴影笼罩下举行会议，而这种前途正在等待着遭到有计划蹂躏的被占领领土及住在这些领土上的巴勒斯坦受害者和其他阿拉伯受害者。我多次在安理会及其他场合表明，我想象不出在中东冲突这整个广阔的范围内，有任何问题比目前正在讨论和辩论的议题更带有潜在的和不可避免的灾难。

15. 被占领的耶路撒冷、西岸、加沙地带和戈兰高地，目前的局势非常恶劣和严酷，我代表阿拉伯国家联盟的阿拉伯成员国写给主席的信中所强调指出的一些行为只不过象是冰山的顶，或一次火山爆发前的微震而已。被占领领土上正遭受苦难的巴勒斯坦居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深信，面对全副武装的以色列军队、警察部队和挑拨仇恨的入侵移民对他们凶残、不人道和盲目滥用武器和其他致命、残酷手段，他们挺起胸膛进行示威不仅意味着灾难，而且也表现出他们毫不灰心丧气和不可动摇的意志，尽管以色列种族主义法西斯分子近15年来使他们和他们流落异邦的兄弟蒙受了巨大牺牲。

16. 虽然巴勒斯坦人民仅有的武器是不屈不挠的精神，个人的和集体的自力更生的决心和石块，以色列入侵者只能掠夺和霸占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迫使骄傲的巴勒斯坦人处于被奴役状态，最终遭到恐怖主义的屠杀和踏着尸首被驱逐，流落异邦的巴勒斯坦兄弟和其他地方的阿拉伯兄弟将会支持巴勒斯坦人的决心。

17. 目前这场斗争不是势均力敌的斗争，只有由于巨大的不幸和生存的愿望而变得坚强的人民才能坚决地从事这场斗争和处之泰然。被占领的阿拉伯耶路撒冷、西岸、加沙地带和戈兰高地以及那里的人民

的战斗已经开始——或者更适当地说已经加强了——而这场战斗要到摆脱历史上最长和最残酷的占领统治的那一天才会结束。人们本来以为十五年以前，要求以色列从所占领的土地上撤走的庄严的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和第338(1973)号决议早就应该得到执行了。但是，以色列占领者不但没有执行这些决议，反而获得了移植居民和站稳脚跟的必要时间，从而使人们无法采取有可能实现和平的任何有意义的选择办法。

18. 有必要如实地描述和理解被占领领土上的全部情况，以免是非混淆。

19. 表面上，西岸的局势是一次粗暴和非法的行动所挑起的，这次行动的情况是：以色列的军方和所谓的民政法西斯式的镇压机构强行进入比雷市，以武力将经正当选举产生的市长和市议员驱逐出他们的住所，而以一名以色列上校取而代之。一名以色列上校怎么能够当市长？这是值得深思的事。这种完全无理的野蛮和非法行径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主要由十几岁的少年，老年妇女，甚至十至十二岁的儿童参加的和平示威及静坐。在过去十五年的占领期间，十七岁到四十五岁的大多数成年人已前前后后被关入以色列的监狱或酷刑室——共25万人。这个数字是以色列方面提供的，刊登在以色列的《商业报》上，我们的数字也证实了这一点。

20. 专业人员没有机会从事他们的专业，农民的土地和水源已被无情地和有计划地剥夺，他们不得不国外去寻找有收益的工作，以抚养他们在故乡的家庭和子孙。但是甚至这些养家的费用也被占领当局扣留，约旦、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集体的援助，甚至给市政府的援助，也被扣留。其结果是出现了现代最大规模的和最残酷的家庭分居现象。非常了解情况的一位奥地利妇女几天前对我说，妇女们都象寡妇，儿童都象孤儿那样生活着，因为他们的主要劳动力为挣钱来抚养他们都跑到外地去了。由于营养不良和缺医少药而造成的婴儿死亡率高达每1000人为160人，而以色列的婴儿死亡率只是每千人为40人，约旦的比率还要低。医学专家在两本已出版的书中透露，在被占领的领土上，我们的人民正在被长期的地方病折磨，而在被占领前，他们在这方面的记录是可以引为自豪的。

21. 3月22日的S/14917号文件叙述了到今天已进入第六天的骚乱的情况——遗憾的是，今天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土地上的若干地方仍有人死伤——以及罢工，宵禁和对平民和手无寸铁的示威者不分青红皂白地使用武器，甚至在葬礼上和墓地上也这样做，从而造成数十人死伤的事实。同样地恶毒的是这些武装入侵的移民在没收的村民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非法的以色列移民点，并故意从事挑衅行动——包括将例如新叶村中的十几岁少年劫持和虐待致死。显然，他们这些行径并不是象他们自称的那样，是为了安全的原因或由于神灵的启示而这样做的，而是他们认为该制造更大的暴行把人民赶走，充当占领当局的非正式的帮凶——这一切都使人们回想起造成33年后仍有200万巴勒斯坦难民流离失所的悲剧的那次大规模的恐怖主义行动。

22. 加强以色列的国家恐怖主义及其工具——武装移民的恐怖主义——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以色列当局实行恐怖统治的目的是要消灭占领区的我们的人民的抵抗意志和坚定决心，以作为强制推行他们的行政自治的主张的前奏，并把这些领土上的合法居民驱逐一空，以作为以色列正式宣布的、吞并其余的被占领的领土的目标的最后一个步骤——他们已经吞并了阿拉伯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他们之所以还没有吞并所有这些领土，并不是出于对任何人的尊重，而是因为他们既想占有所有这些土地，又不愿意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因而，以色列占领当局正在施加压力，想用野蛮的手段在军事上，经济上和心理上扼杀这些居民的办法来加速这一过程。这是居住在西岸和被占领的土地上的每一个公民每天都要遭到的考验。有关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和生存的戴维营协定所结出来的苦果现在已是目共睹的了——我们一直坚持和坚信：它必然会带来后果的。

23. 被占领的领土上目前的情况是：我们英勇的、手无寸铁的人民正在进行抵抗，以挫败以色列想吞并他们的领土和想用一切办法把他们驱逐出去的决心。以色列肯定有一个时间表，而且正在根据它实施计划，小心翼翼地按照时间表行事。这是一种通过其他途径实行种族灭绝的行动。它可以通过使人们饿死，使人们得不到水源，或对人们实行无法忍受的恐

怖行动，或采取种种手段，来实行种族灭绝。尽管存在着世界舆论，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数年来——如果不是数十年来的话——也通过了各项决议，但是消灭巴勒斯坦国土上所余巴勒斯坦人的民族存在的最终目标还是在逐步执行。

24. 联合国的最高执行机构巧妙地不采取行动和安然自得的态度已经导致了一种无法维持和不可思议的局面，这种局面将在不远的将来对和平和安全形成严重的威胁，并使得关于和平解决全面冲突的任何谈判都变成空想，毫无意义，和完全的欺骗，虽然阿拉伯世界已在巴格达的阿拉伯首脑会议上和其他会议上，公开保证实现公正而全面的和平，其基础是：根据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和第338(1973)号决议，以色列从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出，并恢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唯一代表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充分的权利——回返家园、自决和在他们自己的巴勒斯坦的土地上，而不是任何其他地方成立他们自己的国家的权利。

25. 有必要在局势无可挽回之前理解这一点：抽象地讨论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是没有用的，因为过去15年中以色列的占领当局一直在阻挠和破坏这些决议，并当场规定它自己的种族主义解决方案。以色列人明目张胆地一心想——我们的人民每天都目睹这种情况——抢占巴勒斯坦的领土和资源，包括几乎达到95%的地下水和其他水源，同时还一心想消灭巴勒斯坦人民，不给他们留下任何可以赖以生存的东西。

26. 如果我们再来看一下以色列占领当局在巴勒斯坦人民长期居住的家园少得可怜的被包围的残存土地上残杀人民、破坏和拆除建筑物的规模，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的确已达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甚至极端——的程度：目前这种暴行已涉及全部地区的35%到40%，而且其势头仍未减退。这一数字比安理会根据第446(1979)号决议所设委员会1980年的报告(S/14268)中最新数据高出了10%，我们希望安理会将讨论这一报告并使之切合现状。

27. 我们请求安理会承担起它对巴勒斯坦人民

和他们的领土的庄严的责任，这是国际社会肩负的责任，是国联遗留给联合国的。

28. 必须恢复经过正当选举产生的比雷市议会的职能，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它的镇压、没收和血腥屠杀的种种暴行，因为这些暴行直到今日仍在继续，而这是违反国际法，侵犯当地人民不可剥夺的政治权利和人权，和违反明确规定保障占领区平民权利的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①

29. 可是，首先，安理会应该通过它拥有的一切手段，保证终止以色列的占领，这种占领再过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满15年了：对于正在水深火热中生活的人民，这是永无尽头的苦难。

30. 主席：下一位发言的人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现在我请他发言。

31.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女士，我愿首先感谢你邀请我，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参加关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的局势，及在军事占领及外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状况的审议，我还愿通过你感谢安理会中所有提出这一邀请的理事国。我们的人民——巴勒斯坦人民极为赞赏在这一时刻发出的邀请。

32. 主席女士，我深信安理会在你的领导下，将承担起它的责任，并对这一严重局势做出积极的反应。

33. 我非常欣慰能在这一关键时刻在安理会上发言，目前我们的大批儿童和妇女——我们全体人民都在军事占领下生活——正在遭受国家恐怖主义和恶意破坏财产的暴行。正在对我们的人民变本加厉采取镇压措施：机枪扫射、空降伞兵、设铁丝网、掷催泪弹、宵禁、闯入商店、强奸和逮捕等等。

34. 更为严重的是杀害人民。由于以色列人的暴行和罪恶行径，各种年龄的无辜人民正在流血。

35. 作为安理会一位常任理事国的代表，你可能认为，除了你作为主席的责任和职务之外，你还有责任维护联合国创始人的道德标准和《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②的原则。人权之一就是每个人对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权利。

36. 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土地的局势正在日益恶化，而且自从1967年以来并没有任何改善，或好转的迹象。我的来自耶路撒冷的兄弟——约旦代表刚才已向安理会说明了目前的事态。如果我在这里一一列举安理会发出和通过的所有关于占领国以色列犯下的侵略和侵犯行径的联合国文件，则将过于乏味了。以色列的这些行径是针对我们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被占领的领土的阿拉伯人民，例如被占领的叙利亚阿拉伯戈兰高地上的叙利亚国民的。以色列甚至不准国际红十字会到戈兰高地去送食物和药品给被包围的叙利亚国民。

37. 由于联合国大会调查以色列侵犯占领区居民人权的行为特别委员会提出的报告，联合国已经了解到大量关于以色列的暴行、政策和阴谋的事实，而这些暴行和政策的目的是企图把我们的人民赶出我们自己的家园，我们在巴勒斯坦的故土，以便可以让犹太复国主义入侵者进来居住。我用不着在这里回顾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曾宣称公开说过的话：实现他们的犹太复国主义计划必须以消灭——你们可以称之为鼓励越境，减少或转移人口——巴勒斯坦人为先决条件。目前的特拉维夫政府及其自由运动的多数派自从1916年以来就是按照这一计划行事的，因为贾博廷斯基曾宣称，犹太复国主义计划只能靠“铁拳”实现。

38. 最近的行动是几个星期以前开始的，当时学校被封闭，学生被逮捕：这一切情况均已在安理会文件中提到。暴行越来越升级和具体化。3月7日在纳布卢斯，以色列士兵向示威的学生开枪。一个学生腹部中弹，另一个腿上中弹。一个以色列陆军发言人说，“士兵是朝天开枪，以驱散为了抗议继续关闭蔡特大学而举行的一次扔石头的示威。”可是这里有两个事实很明确：学生的腹部不可能在天上，而且示威的真正原因是关闭大学。所以学生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是在行使他们的示威和抗议军事总督关闭他们的大学的专断行为的合法权利。

39. 我说“军事总督”，因为这是完全准确的。军事总督是陆军中的一位将军，但同时他也是一位大学教授，因此他应该知道得很清楚。因为我相信学校里各系的所有教员都知道学生如何对于他们确认为错的任何事情做出他们的反应。

40. 在2月21日《耶路撒冷邮报》中，这位教授兼将军为他的作用下了如下的定义：

“文职行政机构并不意味着是一个由平民管理的行政机构，而是一个处理民政事务的一个行政机构。它反映出这种理解：军事的和文职的事务的行政职能的分开，将更好地适合人民的需要，和政府的政策目的。可是当然我们希望并相信，这一地区的气氛将会鼓励温和的人民和讲求实际的人民参加这一和平的进程，同时，我们希望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准备一种可能有助于充分履行戴维营协议的政治气氛。”

41. 就是这位梅纳钦·米尔森在1981年5月《评论》上发表的“研究”和“计划”——我相信在座的许多人都知道《评论》是什么样的刊物——中得出结论说，只有通过“内部合法化”，他才能促进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的梦想，镇压巴勒斯坦人，和争取获得邻近的阿拉伯国家的默许。米尔森所说的“内部合法化”是指成立一个卖国贼或合作者的机构。

42. 我知道，《评论》的读者为数不少，特别是“知识分子”，有时它甚至打扮成爱好和平的样子，尤其在3月份，或圣巴特里克节。尽管如此，米尔森从一开始就承认，参加戴维营协议的有关方面

“……未能就争论的任何主要问题达成协议。如果有人认为，被制订自治计划的人民的代表拒绝参加会议，而且实际上拒绝整个方案，这是毫不奇怪的。”

43. 我不打算进一步分析教授兼将军米尔森说了些什么。我向你，主席女士，提出的问题是：为巴勒斯坦人民签定的戴维营协议中究竟有哪些内容可以促使我们接受这一协议？

44. 我愿追述一些历史事实。当联合国成立的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特别委员会^⑤提出一个行动纲领（这个行动纲领随后又得到联合国大会的赞同）的时候，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欢迎这些建议和纲领，认为这些建议和纲领是争取实现和自由行使我们不可剥夺的权利的一个积极而建设性的步骤，是向和平迈进了一大步。

分关切那一地区的事务，并为恢复那里的和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60. 从12月到今天，安理会一直在审议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局势的问题。如果要想正确地了解比雷市的事件的话，应该在总的背景中，即整个中东问题的背景中去考虑它，而在总的背景中最重要的是巴勒斯坦问题。

61. 我相信你，主席女士，将会记得，在这方面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我荣幸地担任了该委员会的主席——在它向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的报告中，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和客观的建议，旨在为巴勒斯坦问题谋求公正和体面的解决办法的。这些建议，你已注意到，已由联合国大会以相当大的多数票通过。这些建议是：

62. 第一，巴勒斯坦人有权回家园和收回他们被夺去的东西；第二，他们有权在没有外界干涉的情况下实行民族自决、国家独立和自主；第三，他们有权在巴勒斯坦成立一个独立国家；第四，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如果不考虑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就无法设想有关这一问题的任何解决方案；第五，巴勒斯坦人民行使这些不可剥夺的权利，也将有助于中东危机的最后解决；第六，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巴解组织必须根据联合国大会第3236(XXIX)号和3375(XXX)号决议，在同所有其他各方平等的基础上参加联合国主持下组织的，关于中东的各种努力，所有的集会，所有的辩论和所有的会议；第七，用武力取得土地是不允许的，因此以色列必须全部和迅速地撤出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第八，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①必须执行；第九，这一地区所有的国家都有权在和平中生活。

63. 我想一一列举所有这些建议，因为我们认为，鉴于我刚才谈到的情况，每个人都定会同意我的看法：过去、现在和今后的任何解决这一危机的途径都必须考虑到我已提到的那些因素。我们还认为，现在该是安理会讨论所有这些建议并付诸实施的时候了。这一地区引起的暴力循环及其无穷后果已证明，在执行这些建议方面的任何拖延，只会加剧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

64. 但是在实行这些措施以前，安理会也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防止比雷市的事态扩大。在这方面，委员会认为，提交安理会批准的决议草案将有助于这一点。

65. 主席女士，在你在大学的光辉的经历中，你一直教授法律，在你目前的职位上，你又在实施法律。因此，我们向你呼吁：希望你为公理战胜强权而努力，致力于那个曾给全世界带来永恒的和平博爱的福音——我们已通过天启教得知这一福音——的地区恢复和平。今天，和平和正义已经深入人心。这是一个强有力的思想。如同一位伟大的法国思想家和作家所说的那样，“一种思想一旦为人们所接受是任何军队也无法阻止的”。我是援引维克托·雨果的话。

66. 主席：下一位发言的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67. 法塔勒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席女士，我愿为你就任这一重要机构的主席，向你表示我的祝贺。我还愿为你的前任，联合王国代表的外交才能表示我的敬佩。

68. 1976年，由于戴维营的进程，中东冲突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自从那时以来，中东冲突一直处在这个阶段中。这个阶段与以前几个阶段一样残酷，同时对于地区安全和世界和平与安全来说，都比前几个阶段危险得多。这一新阶段的明显特点是：扩大了冲突的地区，和在势力均衡中出现了对以色列实体有利的巨大变化。这种事态发展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结果必然是鼓励以色列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加快推行它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实行殖民化，并吞耶路撒冷和最后吞并叙利亚戈兰高地的政策和做法。

69. 安理会这次紧急召开会议是为了处理影响到数以百万计的巴勒斯坦人——自从1948年以来的以色列侵略的受害者的生命、财产、以及前途的悲惨的局势的。面对着极为不幸的情况——以色列宣称其政策就是要最终消灭被占领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以及流亡的巴勒斯坦人民，人们要求安理会按照《联合国宪章》承担起它的责任，并履行它的职责。人们还要求安理会审议戈兰高地的局势，因为在那，占领当局正在从事野蛮的行动。安理会不应该忘记：以色

列扬言要在某一天——现在我不想指出这一日期——之前侵入黎巴嫩，南部这种威胁使得这一地区的局势更为复杂化。

70. 以色列贪婪的劣迹真是不胜枚举：建立许多的移民点；没收大片阿拉伯土地；武装以色列的平民以袭击巴勒斯坦人；关闭大学并残酷镇压学生和教授；枪杀和平的示威者，致使许多十几岁的青少年丧生；以及无故杀害巴勒斯坦人。解散比雷市市议会并代之以以色列的军事统治——一个新的傀儡——的做法表明了，以色列占领当局已开始逐步并吞西岸的过程。此外，由于以色列操纵市场的本事是无可争议的，因此它正在西岸和加沙创造条件，以使受过教育的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的技术工人不得不迁往国外，因为西岸的发展他们觉得应当只是完全对犹太移民有利。

71. 我们希望安理会详细地审议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镇压政策。在以色列占领当局在1981年12月14日吞并戈兰——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已宣布这一决定无效——之后不久，以色列军事当局开始加速其利用镇压、恐怖手段和骚扰的方法进行合并的做法。自从本月1日起，戈兰高地的叙利亚国民被迫必须携带以色列身分证。有关镇压措施的情况已告知秘书长，并已作为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的正式文件分发。

72. 我愿通知安理会，由于我们的国民进行抵抗，并不愿向以色列的绝对命令屈服，叙利亚戈兰高地的城镇和村庄已被封锁，同时以色列当局阻止当地居民得到基本的食物和医药供应，以便破坏不顾以色列的种种惩罚性措施人们仍坚持在2月14日开始举行的总罢工。戈兰高地的大多数的阿拉伯领导人仍然关在以色列的监牢中。戈兰的城镇和村庄仍然全部处在宵禁和与外界隔绝的状态。

73. 为了描绘以色列占领当局的特性，我愿提请安理会注意路透社2月17日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莫迪凯·齐波里的如下一段话：

“吉尔亚特·希莫纳[以色列]电——交通部长莫迪凯·齐波里今天说，‘戈兰高地是我们的，任何自认为是叙利亚的人都可以民主的方式移居

叙利亚’。他是在巡视高地之后，在以色列北部一个城镇对记者发表这篇谈话的。”

由于你，主席女士，是相信以色列民主的，我请你注意关于叙利亚人可以民主地失去他们的家园、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家庭的见解。这就是你们的盟国的特性。

74. 为了了解由于以色列的入侵，而使我们在中东面临的问题，我们必须经常设法分析以色列的思想，以及它对于“和平”的含义的理解。根据以色列荒谬理解，阿拉伯领土的占领及其必然的最后被吞并（即使不用向人民开枪）被描述成一个正常化的行为。如以色列代表所说的（见S/14821，第3段），这竟是纠正一种异常现象。当然，在犹太复国主义的种族主义者看来，这是一种“涤罪”行为。据1月18日《新闻周刊》报道，以色列外交部长伊特夏克·沙米尔——他是过去和现在的一个恐怖帮会的头子——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说：

“我们要和平，但是必须具备我们能够继续生存的条件下，这也就是说戈兰高地、朱迪亚和撒马利亚都必须是以色列的领土。”

75. 因此我要求安理会从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最主要的决策人之一的谈话中得出结论。非常明显，以色列把它的存在视为必须否定阿拉伯人的存在，不论在戈兰，在西岸，或是在加沙或其他地方。因此，根据我们对于以色列特性的理解，除了戈兰之外，吞并西岸和加沙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土地掠夺者早就已经做出的又一个决定。

76. 是否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观点，以便理解联合国的职责应该是使以色列本身正常化？因为以色列是我们地区的一个异常现象，而异常在犹太复国主义的种族主义理论中是根深蒂固的。

77.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是完全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可是以色列不是如此，以色列的领导人念念不忘的是把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犹太化。贝京发出的一个号召最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因为那个号召是专

横地将以色列的管辖权强加给每一个犹太教的信徒的范例。我以前已经援引过这个号召。他说：

“我们号召本国的和散居各地的年青犹太人都行动起来，到这里来定居。不论来自东方或西方，北方或南方，你们一起来建设一个以色列国土。那里可以容纳数以百万计的回到锡安乐园的人们。”

我们是在同什么样的国家打交道？什么样的意识形态？

78. 以色列的历史必须根据它自己的背景，即一直是而且仍然主要是殖民主义的背景来考虑。它是十九世纪西方争先恐后地建立殖民地和帝国的时期，西方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从事殖民入侵的副产品。

79. 因此，从一开始，犹太复国主义就孕育着暴力，这是这个纯粹的政治和殖民运动的一个固有的特点。建立国家后的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处心积虑地和有步骤地使暴力和冲突在中东地区长期存在的力量。犹太复国主义的理论的缔造人西奥多·赫尔兹在他1904年去世后出版的《日记》中十分明确地认为军事力量是犹太复国主义战略的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要占有他们所选中的土地——当时的巴勒斯坦——必须凭借武力征服。可是那时，赫尔兹非常现实，他认为巴勒斯坦原有的当地人民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最大障碍，必须用一切手段消除这一障碍。只要听一听赫尔兹关于阿拉伯人所说的话，我们就能了解创建这一运动的人的残忍和不人道，以及今天统治着以色列的他的信徒们的哲学。

80. 赫尔兹谈到“鼓励那些身无分文的人出境——不要在我们自己的国内雇用他们”。他指示说“征用土地和驱逐穷人的做法都必须谨慎和周密”。他主张欺骗财产的所有人，使他们失去所有钱财，同时他劝告他的追随者“要尽量利用他们，然后再把当地人民赶走”，就像“消灭我们犹太人害怕的那些动物象蛇等等”。人们还可以不断地分析那个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邪恶思想，因为他的言论已成为那个所谓以色列的国家的目前的统治者的信条了。

81. 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赫尔兹与其他犹太复国主义者是一丘之貉，他们过去曾策划，现在还在继

续策划以色列对阿拉伯人的恐怖活动，领土扩张，颠覆和挑衅的长期的战略。公认为是劳工犹太复国主义创始人的摩西·夏里特是又一个典型的以色列领导人，因为他的已出版的《私人日记》证明了犹太复国主义者所做出的关于占领他们所谓的“以色列国土的其余地方”的决定。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以色列关于在1967年将它的面积扩大六倍的决定是早在1954年就做出的，关于在黎巴嫩建立一个^⑥小傀儡国的决定是早在1954—55年做出的，而关于在其他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在我的国家叙利亚进行颠覆和恐怖主义活动的计划则是早在50年代中期就制定的。夏里特在离开他的职务之后，就经常由于他和他的同僚们所策划的暴力和恐怖活动而感到心神不定。他在他的《日记》中说：

“多年来我们之间产生一种现象：对于错误的行为，对于道德败坏之事……无动于衷。我们并不是从道德观点看待道德问题，而是从实用主义观点看待道德问题……。一旦，以色列士兵出于盲目复仇的原因杀害了一些阿拉伯人……，对此不用做出任何结论，没有人降级，也没有人被撤去职务……。然后，发生了卡弗尔-卡西姆事件。同样地，那些负责的人没有作出任何结论……，然后，卡弗尔-卡西姆事件中那些人都获得了大赦，因此可以再次作出这种结论，而我可以永远这样生活下去……”。

夏里特得出结论说：

“这一切一定会带来与公众舆论中的正义和公正感的格格不入，一定会使得我们的国家在全世界眼里看上去象是一个野蛮的国家，因为它不承认现代社会所肯定和接受的正义的原则……”

82. 所有的以色列领导人尽管假惺惺地叫嚣和平，但是他们却意识到，以色列注定要同它的邻国发生无休止的冲突。一些领导人知道，凭借暴力和野蛮的手段建立的东西只能靠暴力和野蛮的手段生存和发展下去，凭借武力建立的国家必须靠武力生存下去，摩里·达扬就是这些领导人之一。

83. 代表并体现以色列精神的达扬在向以色列士兵发表的一篇演说中说：

“让我们今天不要指责那些杀人犯。我们是什么人，竟会反对对他们的仇恨？我们是作为移民的一代人，没有钢铁、钢盔、和大炮，我们就不可能种植一棵树，或建造一所房屋。当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成千上万的阿拉伯人的生活中充满着激动的仇恨情绪的时候，我们决不能退缩。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目光避开，这样我们的土地才不会失去。这是我们一代人的命运，是我们生活的选择——要有准备，要有坚强的武装——否则的话，刀剑将从我们的手中失落，我们的生命就完了。”

84. 讲话的这个人已经去世了，但是他这一代人仍然活着，并且正在培育出对苦难更加无动于衷、更加热衷于暴力的一代人，一个致力于执行犹太复国主义殖民任务的军国主义社会。正如一个英国分析家所说的那样：“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武力不仅是惩罚性的，它也是清洗性的”——而且它可能还有治疗作用。吞并戈兰高地的做法就是这一论点的最近一个例证，这也就是以色列代表所谓的“正常化”。

85. 某些为犹太复国主义者辩解的人企图使世界舆论相信，对于阿拉伯人，特别是巴勒斯坦人，犯下的罪行是应该的，因为纳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犹太人和欧洲的其他人犯下了罪行。他们争辩说，只能利用阿拉伯人来赎纳粹犯下的罪。这一论点是完全错误和不人道的——虚假的，因为犹太人的计划是早在纳粹对一部分欧洲人民（犹太人和异教徒）犯下罪行之前就精心策划和付诸实施的；不人道的，因为任何对人类犯的罪行都不能用另一个同样卑鄙的罪行来洗刷。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临终前在病床上对于我刚刚谈到的歪理说了这番话：

“有些人经常对我们说，由于欧洲的犹太人在纳粹手中遭受的苦难，我们必须同情以色列。我们认为这并不是使任何苦难长期存在下去的理由。以色列今天做的事情是不能宽恕的，乞求过去的恐怖行动来证明今天的恐怖行动是有道理的，则大错特错。不仅以色列使许多难民陷于苦难；不仅许多占领下的阿拉伯人遭受军事统治；而且以色列还使不少最近刚刚摆脱殖民地位的阿拉伯民族处于永久的贫困中。”

86. 我们认为美利坚合众国要对总的中东局势和具体的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局势的恶化负责，因为若是它不向以色列提供无限的军事的、经济的、财政的和外交的支持，这个种族主义实体也不可能在我们的地区推行弱肉强食法则。

87. 我们不断警告说，阿拉伯群众——阿拉伯人民——不能承认不考虑我们的民族利益的任何利益，而在这些民族利益中最主要的是解放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其中包括耶路撒冷。换句话说，阿拉伯利益是不能谈判的；解放是不能谈判的。在美利坚合众国承认这一现实和阿拉伯人民的这一决心之前，阿拉伯人将认为美国的政策是受以色列和美国的强大犹太复国主义院外集团支配的。尽管犹太复国主义院外集团的确十分强大，但是我们认为完全应由它负责任，我们认为美国向全球扩张的帝国主义制度也负有同样的责任。

88. 以色列发言人奢谈的和平是有一定的含义的。对于阿拉伯人来说，和平的意义是：只有以如下两点为基础才能在中东建立公正的和平：第一，以色列全部无条件地撤出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其中包括耶路撒冷；第二，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他们所有的权利——自决权利、回返家园的权利、在他们唯一的代表巴解组织（美国投票反对它参加的那个组织）的领导下，在巴勒斯坦建立他们自己的民族家园，他们的国家的权利。

89. 安理会决不会允许以色列继续严重违反国际法。我们唯一的指望是安理会，因为安理会有义务——现在的确是一种义务——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以色列采取强制性制裁，特别是第四十一条中规定的那些措施。安理会必须制止以色列的侵略，并且立即通过一个决议，建议鉴于以色列一再违反宪章的原则，将其驱逐出这个世界组织。

90. 联合国大会的宣布以色列不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会员国是向强行制裁迈出了一步。我们相信安理会被应该考虑在联合国大会第ES-9/1号决议中表明的大多数会员国的意愿。如果不对以色列实行这些惩罚措施，它将继续推行它的占领和吞并政策，以建立一个从尼罗河到幼发拉底河的大以色列——一个所有非犹太人都将被赶出去的种族主义国家。

91. 安理会的大多数理事国认为——而且已经明确表示——以色列正在对世界和平和安全形成严重的威胁。它们希望结束这一危险。但是由于美国代表为了支持那个非法的国家而滥用否决权，因此它们没有能够这样做。

92. 美国重要的人物就联合国前途发表的声明使我们非常不安。一些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其中包括三位民主党的前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赛勒斯·万斯和埃德蒙·马斯基——星期二发表了一份报告，要求美国根据美国外交政策重新估价对联合国的政策。我念一下犹太通讯社所载的这份报告：

“虽然专家小组强调我们这个互相依存的世界需要联合国及其宪章中提出的一些原则，并强调把联合国作为宣传外交政策的重要讲坛仍然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但鉴于这个世界组织公正地和有效地处理世界关心的问题的能力大大削弱，专家小组敦促美国准备单独地，或同其他国家一起，在联合国以外采取行动。”

93. 主席：下一个发言的是以色列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94. **布卢姆先生（以色列）：**主席女士，首先请允许我为你担任本月的安理会主席，向你表示我的敬意。在过去一年中，你赢得了所有曾亲眼看到你的渊博的知识，你的智慧和敏锐，你的出于理智的正直，你的坦率，以及你对于我们在这里面临的问题的原则性立场的人们的爱戴。我个人也因为有了你这样一位可贵而且可信的朋友而感到非常光荣。

95. 主席女士，你在这个组织中是代表历史上最强有力的国家之一。我代表地球上最小的国家之一。我们两国不仅国土大小非常悬殊，而且在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上也非常悬殊。可是我们两国都有着以色列先知们给人类的光辉的精神遗产。我们共同在世界上为保卫最根本的人的自由和人的权利，为人类的平等和兄弟情谊，为每个人的固有的尊严和价值，为社会公正，为不论大小所有国家的平等，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实现国家间的和平而斗争。

96. 正是我们两国的这种献身于这些准则和理

想的共同思想使我们两国和我们两国人民紧密团结，并建立了持久的友谊。

97. 请允许我同时借这个机会向上个月以他惯常的礼貌和沉着的态度处理安理会事务的联合王国的常驻代表表示我的问候。

98. 联合国一直有着一个传统，即联系某些联合国的活动宣布国际日。我是否可以建议把今天非常恰当地定为国际伪善日。因为即使依据这个组织的众所周知的标准，这里今天所表演的一切已达到伪善的顶峰。要求安理会召开会议的非常迫切的请求正是由多年来不仅给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带来道道地地的灾难，而且还使他们中间大部分人丧生的那些人提出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思想正常的人对于这种请求还能作出什么样的别的解释呢？

99. 看来这两个国家竭力想在要求召开这次紧急会议方面赛过对方。因此这两个众所周知的密友——叙利亚和约旦的代表——都一直在力争这一光荣。最后，看来约旦获胜了，它已赶在了叙利亚的前面。

100. 如果安理会的理事国对于约旦的卑鄙行径还不十分清楚的话，请允许我只列举几个极为突出的事例。在约旦政府从1948年到1967年占领朱迪亚和撒马利亚这19年期间，它故意限制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和教育发展，以致使住在朱迪亚和撒马利亚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与1946年成为外约旦王国而以前一直是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的东部地区的这片领土上拥有最高权力的人们无法相比。因此，从1948到1967年，这些地区的农业保持在只能维持生活的水平。工业实际上一点没有，也没有发展基本设施。约旦占领当局压迫当地人民，并残暴地镇压经常发生的骚乱。在这19年中，朱迪亚和撒马利亚的数以百计的阿拉伯人被约旦军队杀死或打伤致残。

101. 约旦在它的统治期间，采取步骤瓦解朱迪亚和撒马利亚。约旦政权在耶路撒冷、纳布卢斯和希伯伦地区任命的三个文职长官掌握着大部分内政工作。市长是在市议员中指定的，同时授权地方长官穆哈菲兹左右选举。

102. 约旦对待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态度在

1967年以后仍无丝毫改变，如果需要证明的话，只需回顾一下1970年9月在约旦由于数以百计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越过约旦河到以色列统治区来谋求庇护而数以千计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惨遭杀害的这一事例就够了。

103. 让我们看一看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另一首领。它就是阿萨德兄弟，他们在叙利亚的极权主义独裁统治，是一个靠刺刀和不分青红皂白的残暴和恐怖活动支持的、狭隘的少数种族的政权。在这个国家里没有言论自由。它是一个警察国家。它压制一切个人自由，并且通过使用一支以暴行闻名的秘密警察来镇压这个国家的人民。阿萨德的叙利亚在近几年的重要事件中暴露了它的真面目：武力侵占黎巴嫩和大力镇压叙利亚本土上所有的内部反对派。它毫无人性地进行大规模逮捕，包围并滥肆轰炸一些大城市，拐骗，杀害和虐待持不同意见者。

104. 自从1976年以来，叙利亚军队在叙利亚本土和黎巴嫩杀伤3万人到5万人。从来没有人要求安理会开过一次会议——紧迫的、紧急的、或其他会议——来讨论这些大屠杀和集体拘留。顺便提一下，在叙利亚不经审判而逮捕的人数今天已远超过一万人。

105. 英勇的叙利亚占领军在黎巴嫩的光辉事迹包括屠杀昔日的盟友、左翼分子和巴勒斯坦人。在1978年期间同基督教团体的英勇斗争中，贝鲁特的大片基督教徒居住区被摧毁，并有5千到1万人受伤。也不曾有人要求安理会开过一次会议来讨论这些英雄事迹。

106. 我们还要记住1978年夏天叙利亚民兵在北贝卡山谷的行动之类的并不十分重要的细节；此外还有去年包围和轰炸扎赫勒及信奉基督教的东贝鲁特的事件，在这一事件中整整有5千人伤亡。安理会也不曾召开任何会议来讨论这些暴行。叙利亚人还肆意谋杀在黎巴嫩的政治对手，其中有杰马耶勒家族成员卡马勒·琼卜拉特，和其他主要人物。在黎巴嫩进行所有这些活动的同时，叙利亚政权还用坦克大炮镇压叙利亚北部阿勒颇的叛乱，摧毁了整片地区的城市和村庄。它还强迫解散工会，并打死打伤数以百计的人。

巴尔米拉监狱中的约500名犯人，其中大多数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在1980年6月27日惨遭屠杀，以作为对于前一天暗杀阿萨德总统未遂的事件的报复。

107. 这些不惜一切代价维持阿萨德政权的行动已超出了叙利亚的国界。在1980年7月到1981年3月的期间，一些在国外的叙利亚反对派成员遭到暗杀，其中包括在巴黎被杀害的叙利亚的前总理萨拉赫·阿勒丁·比塔尔，和在约旦被暗害的政治难民阿卜杜勒·瓦哈卜·巴克里。

108. 我们还知道阿萨德总统的臭名昭著的兄弟，里法特·阿萨德上校在过去几年中所扮演的罪恶角色。里法特兄弟第一突击骑兵团在上个月血腥镇压哈马市的穆斯林兄弟会的暴乱中也起了特别杰出的作用。里法特的军队首先把这个城市分割成几个区，然后由他们来接管，他们无情地蹂躏，摧残和强行驱逐在废墟下仍然活着的任何人。最近这一次对反对派采取的歇斯底里狂暴行动就有1万人丧生。据今天的《纽约时报》报道，带有数百年的伊斯兰遗址的哈马古城老区在战斗中几乎完全被摧毁了，压路机现在正在把一些建筑物的残余夷为平地。

109. 顺便提一下，叙利亚外交部长卡达姆在接见伦敦《中东》杂志记者的一次谈话中，明确地指责约旦卷入哈马市事件，他声称“他有证据表明，穆斯林兄弟会的匪帮在约旦有一个基地。”这是美联社2月23日报道的。

110. 叙利亚代表的充满着假科学和假哲学的夸夸其谈的虚伪的发言，抹杀不了叙利亚的野蛮行径的所有这些事实，尽管他的发言具有他惯有的清楚思路和文雅的风度。我只想提醒他，他在援引的材料和文件中遗漏了沙皇俄国的秘密警察在本世纪初粗制滥造的反犹太人的伪造文件——《犹太复国主义长老议定书》。

111. 这的确是叙利亚和约旦政权对待它们自己的公民，以及对待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黎巴嫩公民的不人道行为的惊人的记录。根据约旦、叙利亚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暴行和不人道行为的这一记录，人们就会清楚地了解为什么所有公正的观察家都以厌恶和鄙视

的眼光来看叙利亚和约旦代表在这个理事会上所做的虚伪的表演。正如他们已经发表的和即将发表的同样伪善的发言那样，叙利亚和约旦代表在他们的发言中，对于朱迪亚和撒马利亚的人民所谓遭受的苦难表示悲痛。今天3月24日的《纽约邮报》的社论已恰如其分地将这种令人作呕的情绪综述如下：

“这里在安理会上我们又一次匆匆地看了月亮里的各种各样的哈哈镜。

“叙利亚要求召开一次特别会议，谴责以色列解散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操纵的、西岸的比雷市议会，和开枪射击企图在下个月西奈的其余地区移交给埃及这一重要时刻之前挑起骚乱的扔石头的示威者。

“但是又有谁谴责叙利亚上个月派遣8千名士兵、轰炸机、坦克和直升飞机去镇压叙利亚大城市哈马的逊尼派回教徒宗教反对派，以致在局势‘得到控制’之前，造成估计1,000平民的伤亡呢？”

112. 恐怖主义的巴解组织在为了达到其野蛮的目的完全不顾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生命，在这方面的记录也同样地惊人。这一切当然都是众所周知的，无须详细说明。与之相反，以色列根据戴维营关于中东和平的规定致力于使朱迪亚、撒马利亚和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能获得完全自治，并一直在为此而努力。

113. 以色列在谋求和平的过程中，必须在每个关口克服一系列困难。在该地区外的一些国家的反对主义态度的支持下，阿拉伯国家一再反对和拒绝它的倡议。在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签订和平协议之后，这些反对主义的阿拉伯政权不仅表示反对这一协议，而且甚至利用联合国——根据《宪章》，致力于促进国际和平和增进国家间的和谐——以达到它们旨在使联合国违反它自己据以存在的理由的好战目的。可是，尽管阿拉伯国家持这种态度，以色列仍然在坚持努力在朱迪亚、撒马利亚和加沙地区创造更加谅解与合作的气氛。因此，例如在1976年，在朱迪亚和撒马利亚历史上第一次举行了三次市区选举，这些选举中的候选人有一切机会进行竞选，不论它们的政治观点如何。同

约旦占领当局不同，以色列并不设法影响选举的结果。

114. 当民政管理机构接管这些以前地区由军管机构掌握的职位之后，又采取了另一个重要的和积极的步骤。以色列想通过建立民政机构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自治打下基础，因为这一自治最终将接管文职管理机构。

115. 自从1967年6月以来，朱迪亚、撒马利亚和加沙地区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当地的阿拉伯领导机构，这一领导机构认为它不受恐怖主义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发布的命令的约束。这些当地的阿拉伯领导人自愿地和成功地遵循一条表明他们愿意和以色列和平共处，并摈弃巴解组织的恐怖和暴力方法的道路。

116. 巴解组织及其在中东或其他地方的支持者，非常吃惊和不安地看待这一事态发展，因为这最终意味着他们对这些地区的居民实行恐怖统治的希望破灭了。由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崇尚暴力和野蛮主义，和依靠它的候赛尼前任的最恶劣的传统残忍流血而成长的，因此它极力想用恐怖手段强制服从的手段来使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就范”。1979年6月28-29日的贝鲁特周刊《星期一晨报》的记者向阿拉法特的一个走狗——法鲁克·卡杜米提出一个问题：“你正在采取什么措施，以防止1936年到1939年之间在巴勒斯坦发生的灾难性的大规模政治暗杀的事件重演？”卡杜米先生在回答这一问题时说：

“首先必须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生活在被占领的领土上的和其他地方的巴勒斯坦人民非常清楚地知道如何使用这些方法，以防止某些知名人士背离革命的道路。我们内部的人们认识到他们的责任，并能够采取必要的纪律措施来对付那些企图偏离正确道路的人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非常关切要使每个人都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旗帜下坚持革命的道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防止任何知名人士或集团（不论其身分如何）向不同的方向发展。这就是我们的政策。”

这些话的意思很明确。用不着详细解释。

117. 恐怖主义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自从六十年代中期成立以来，大体上都是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主要中心之外活动的。这主要是因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过去和现在带给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信息都是破坏性的和没有成果的；它并不能给目前的一代和今后的几代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生活带来希望。许多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担心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接管，因为它的接管只会意味着战争和毁灭。但是那些曾经胆敢反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从事的恐怖活动的人们遭到威胁和暗杀。因而他们为他们的生命担心。在这方面人们可以想到许多能够表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惯于用哪种说服方法去对付那些不同意它的破坏性哲学的人们的例子。巴解组织一贯用死亡和恐怖的手段去威吓那些反对恐怖主义并主张同以色列讲和的阿拉伯领导人以使他们沉默，因此，有许多人惨遭杀害，其中包括1981年11月杀害雷马拉地区一个村协会主席优素福·哈蒂卜和他的儿子；1980年11月杀害加沙的市镇耶卜林的副市长穆罕默德·阿比·瓦尔迪；1979年6月杀害加沙的祭司哈希姆·库赞德被杀害；1978年2月杀害拉姆拉市议会议员阿卜德·努尔·杰胡。所有这些死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手中的地方领导人只犯有一个罪行——公开支持同以色列和平共处。

118. 最近一次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企图使一位阿拉伯领导人沉默的事例发生在1982年3月12日，当时，在拉马拉地区比图尼亞村协会委员法赫里·伊萨·伊斯梅尔先生的住所遭到一阵枪击(S/14910)。

119.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给朱迪亚、撒马利亚和加沙地区的阿拉伯领导人发出的命令是要他们不要同民政管理机构合作，并且对愿意与以色列和平共处、愿意和平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的任何当地领导人或居民进行威胁。坚持不渝和忠于职守地遵循巴解组织命令的一个人就是比雷前市长易卜拉欣·塔维勒。他和他的巴解组织中的主子要对朱迪亚和撒马利亚最近的骚乱负直接的责任。大约三个星期前，巴解组织唆使一些学生到大街上去焚烧轮胎和扔石头。在有些地方，几百人向小股士兵发动进攻，这些士兵有时不得不向空中开枪以免他们自己不被打死或打伤。事实上，在第一次这些所谓的“学生示威”中，对一名“示

威者”受伤的事件大肆宣扬。而那个所谓的“学生”实际上却是一个职业的肇事者。

120. 以色列对于任何人的牺牲都感到遗憾，不论他的国籍、宗教或信仰怎样。牺牲生命的责任完全要由那些在最近几周中安排和策划朱迪亚和撒马利亚的暴力行为的人们来负。

121. 在很大程度上，巴勒斯坦阿拉伯约旦国政府也必须对朱迪亚和撒马利亚最近的骚乱负责。就在两个星期以前，约旦首相以戒严法执法人的身分，威胁朱迪亚和撒马利亚的居民说，如果他们主张同以色列媾和的话，将处以叛国罪和死刑。

122. 主席：我请约旦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123. 努赛贝赫先生(约旦)：我不得不提出一个程序问题。以色列代表任意违反国际行为准则，故意篡改经过正式承认的约旦名称，把它称作巴勒斯坦约旦国。我要求以色列代表尊重和遵守议事规则和国际行为准则，对于安全理事会的一个理事国应以其正式名称相称，因为其正式名称是约旦，或者，如果他想用全名，是哈希姆约旦王国。

124. 主席：我请以色列代表继续发言。

125. 布卢姆先生(以色列)：很奇怪，巴勒斯坦阿拉伯约旦国的哈希姆王国的代表如此强烈地反对把他的国家称作一个巴勒斯坦国。我面前有一本由哈泽姆·扎基·努赛贝赫先生著的，题为《巴勒斯坦和联合国》的书，在这本书的书皮上开头的几个字就是：“哈泽姆·努赛贝赫是一个巴勒斯坦人”。好吧，我认为如果他是作为一个理事国的代表出席安理会的，那肯定是代表他的国家，否则的话，人们就会认为他是一个被雇佣的外交家。我并不认为他是一个被雇佣的外交家。因此，作为一个巴勒斯坦人，他代表巴勒斯坦阿拉伯约旦国是最恰当的。

126. 主席：我请约旦代表发言。

127. 努赛贝赫先生(约旦)：我不得不重申，应该裁定以色列代表违反会议程序。我是个巴勒斯坦人，我为此感到自豪；我很自豪我是一个耶路撒冷人，我的家在耶路撒冷住了14个世纪。这同以色列代表不同，他大概是20年或25年前来到圣地的。我很荣幸地

代表约旦，作为它的常驻代表。有许多巴勒斯坦人自从被驱逐、而且被剥夺了按照1947年11月29日大会通过的第181(II)号决议建立他们自己的巴勒斯坦国的权利以后，他们一直在为一些邻国工作，尽管他们主要是为了恢复巴勒斯坦人民建立他们自己国家的权利而在努力工作。虽然这个国家仍停留在纸上，但是必定会建立起来的。以色列必须保证尊重建立这个国家，它才能被接纳加入联合国。

128. **主席：**我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129. **布卢姆先生（以色列）：**我认为努赛贝赫先生是在滥用程序问题的规定。他事实上是正确的：不是许多人，而是大多数约旦的公民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同时大多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是约旦公民——这当然就足以证明我的论点。

130. 在很大程度上要分担朱迪亚和撒马利亚最近的骚乱的责任的是……

131. **主席：**我认为我们应该讨论我们面临的问题的实质。

132. 我请约旦代表发言。

133. **努赛贝赫先生（约旦）：**简而言之，问题的实质是在安全理事会发言的每个人在称呼安理会的一个理事国，或任何其他应邀在安理会发言的会员国时，应用他所代表的国家的正式名称。背离这一基本规则的任何做法都是违反会议程序的，我深信所有法律专家在这一点上都会同意我的意见。

134. **主席：**我认为我们应该讨论我们面临的问题的实质。我可以说，我个人认为，称呼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都应该用他们所代表的国家的正式名称。请以色列代表继续发言。

135. **布卢姆先生（以色列）：**主席女士，我完全同意你的建议。约旦政府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对朱迪亚和撒马利亚最近的骚乱负责。就在两个多星期以前，约旦首相以戒严法执行长官的身份，威胁朱迪亚和撒马利亚的居民说，如果他们参加村庄协会并主张同以色列媾和的话，他们将处以叛国罪和死刑。据约旦新闻社《佩特拉》1982年3月9日报道，这个命令的有关内容如下：

“我给予那些受这个计划蒙蔽的人们从今天算起一个月的时间退出这些组织。在这个期限以后，任何人如果仍然以任何形式留在这些组织之内，参加这些组织，为它们宣传或为它们工作，都将以叛国罪被处死，或将在主管的法庭受审并由法庭作出应有的判决。最高的处罚将是死刑和没收一切动产和不动产。”

136.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约旦同它的疏远已久、但又重修旧好的密友——恐怖主义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串通一气，企图消除不同意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暴力和恐怖方法的任何新兴而有希望的力量。

137. 约旦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经常进行挑衅，破坏这一地区旨在促进和平共处的任何运动，朱迪亚和撒马利亚最近的事态发展最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

138. 召集这次会议的做法本身就是一个明显的企图，旨在制造进一步的紧张局势，和要求人们支持这些地区内部的挑衅活动。

139. 我们看到所谓爱好和平、民主和自由的国家，例如古巴、越南、阿富汗和东德在这个会议桌上诽谤以色列的老一套做法并不感到惊讶。它们的参加正好说明了这次表演的主持人的真正意图。

140. 一个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和平共处的体系现在正日益明朗化，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约旦及其同伙正在阴谋摧毁它。犹太-阿拉伯之间的谅解与合作的希望越大，联合起来的反对主义越想要破坏它。恐怖主义的头子们以及约旦的领导人和他们的反对主义的朋友，显然非常害怕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走上另一条本着两个兄弟的闪米特人民和解的精神，同以色列和平共处和相互修好的道路。

141. 如果安全理事会真正希望鼓励在我们的地区促进和平，它一定会欢迎朱迪亚和撒马利亚的这种新兴的积极的前途；它一定会支持和解的希望，而不会有宽恕，即使是暗中宽恕暴力和恐惧；它一定会要求那些煽动恐怖气氛和制造紧张局势的人们停止挑衅活动。这样——只有这样——安全理事会才履行了根据联合国宪章委托给它的任务。

142.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埃及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143. 阿卜杜勒·梅吉伊德先生(埃及)：主席女士，首先请允许我以我个人的名义并代表我的代表团，祝贺你就任这个庄严机构的主席。我深信，由于你的领导才能和明智，这次安理会定能顺利和有效地进行工作。

144. 我的国家——埃及同贵国政府和人民在共同尊重民族独立和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上，保持着高度的友好关系。你所代表的国家和人民对于人类尊严、自由和独立的价值的献身精神大大丰富了人类的进步。我深信，有关维护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的自决权，及他们充分尊严地，自由地，独立地和作为一个国家那样生活的权利的崇高价值的那些传统将会鼓舞着你。这次工作将是几年来帮助实现公正、全面与和平解决阿-以冲突的不懈的努力中的最大的，事实上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努力。

145. 可是，关于在西岸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死亡、酷刑、屠杀、压迫和镇压的源源不断的骇人听闻的消息正困扰着这个机构，而它是国际社会的良心和意愿的代表，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保证。

146. 可是以色列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的政策和做法正在带来进一步的挑战和困难，而这些挑战和困难将破坏争取实现中东问题和平、公正和全面解决的真诚努力。

147. 自从1981年6月或更早些时间以来，中东地区一再出现危机，这些危机的起因是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和对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内外的巴勒斯坦人采取一系列有步骤的、事先策划的行动。这些行动的目的显然是迫使这些国家接受军事和政治统治，并制造以色列占领的新既成事实。

148. 在西岸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以色列占领当局推行了一个威吓、消灭和消除当地巴勒斯坦人的计划。他们企图宣传并不存在巴勒斯坦人民的神话。以色列占领当局怀着这种徒劳而天真的企图，推行他们的新措施，而这些措施的主要的目的是摧毁巴勒斯坦人民合法的民族愿望，和进一步把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居民撤走，以便实行殖民化和定居的方案。

149. 这些政策，如同《华盛顿邮报》3月23日所正确地描述的那样，目的在于：

“扩大西岸的犹太人居住地，并逐步走向最终的合并。这就需要缩小阿拉伯人居住地和创造条件设法使阿拉伯人多数中的一些人抛弃他们的家园。”

150. 以色列解散比雷市议会和驱逐易卜拉欣·塔维勒市长的非法的和不正当的行动不禁使人回想起对希伯伦和哈勒胡勒市长采取的类似行动。而且纳布卢斯、拉马拉、希伯伦和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居民的死亡数字日益增加一事也令人回忆起1980年6月的悲惨事件，以及安全理事会在第471(1980)号决议中曾加以谴责的企图暗杀纳布卢斯、拉马拉和比雷等地的市长的事件。

151. 我于6月5日在安全理事会上的发言中强调：

“在被占领的领土上的镇压措施彻底否定了以色列自称拥有在这些地区维持治安的专属责任的论点。在以色列的军事管理下，巴勒斯坦人的权利被剥夺，他们的安全受到威胁，他们的房屋被摧毁，他们的生命遭到危险。因此应由巴勒斯坦人在过渡时期完全自治的基础上在被占领的西岸和加沙自行负责他们自己的治安。……应该使巴勒斯坦人民能够行使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自决权利。我们认为，这些步骤对于创造有利于导致公正、全面和持久解决办法的必要条件是非常重要的。

“只要军事占领仍然存在，真正的和平就无法实现。”〔第2226次会议，第90和91段〕

152. 现在，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西岸到处举行的总罢工是抵抗占领当局推行的铁拳政策的自然的表现，因此这些抵抗运动只是军事行动的必然产物和结果。巴勒斯坦人民对一系列非人道的不公正做法的抗议是遭受各种各样的暴行和耻辱的手无寸铁的被压迫的人民的必然答复。

153. 正如《基督教科学箴言报》3月22日的社论有说服力地指出的那样，以色列的军事占领是这些悲剧性事件的根本原因和主要的近因。

“几乎没有人对这一事实有争议：根本原因是以色列对西岸的军事占领，和被统治的巴勒斯坦人未能得到自决权。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确拿起石头向犹太移民投掷。他们感到他们自己是以色列政策的无援的牺牲品，因为以色列的政策是力图利用扩大西岸的犹太定居点，设法制造一个亲以色列的民政管理机构和骚扰巴勒斯坦的教育和家庭生活来制服他们。

“.....

“西岸人民丧生这一事实不仅使人感到沮丧，而且预示着阿拉伯人日益愤慨和暴力行为无法控制的危险”。

154. 埃及在以色列这些政策中察觉出一种处心积虑的企图，其目的在于使巴勒斯坦人民失去作为人的地位，减少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的人口，使这些领土越来越不适合于作为巴勒斯坦家园的可能场所。国际舆论越来越赞成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越来越决心加倍努力使这些被占领的领土以色列化，以预先排除他们的可能选择。以色列并吞了阿拉伯耶路撒冷，没收了西岸总面积的40%，建立了100多个以色列定居点并占用了水源。它驱逐了可能当领导人的许多人。它正在逼迫阿拉伯城市和村庄同以色列的电路和供水网联在一起，这一切都是为了破坏建立巴勒斯坦国家的主张，和防止巴勒斯坦独立的可能性。

155.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的人民和领导机构对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和其他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局势所持的立场，已在我于1981年12月16日在安全理事会上的发言，和1982年2月1日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详细说明：

“如果以色列坚持采取这种行动，那末以色列声称正在谋求，而我们埃及人正在真诚地努力争取实现的和平只能仍然是一个无法实现的幻想，因为这种行动将使得和解和共处的一切可能性（不论这种可能多么微小）化为乌有.....”

“.....我要求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承担起它们在捍卫国际法、法律权利和[巴勒斯坦]人权方面的责任，制止以色列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推行的政策和措施。”〔第2316次会议，第70和71段〕

“仅仅同埃及媾和，不论这样做是如何可贵和有意义，都不是也不能取代阿-以争端中所有方面、其中最主要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的公正和平。

“埃及同以色列在经历了30年的战争，血腥屠杀和使数以千计的人成为牺牲者之后，它们之间的关系正进入第三个年头，如果说这种关系今天是一种共处与和解的关系，是走向和平的道路上的一个明显的路标的话，那么埃及同阿拉伯民族的关系，尽管事实上这种关系正经历着某种困难，但它还是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共同的语言、宗教和文化上的，建立在共同的过去、未来和命运上的。这是一种民族的、不变的和永恒的关系，超越于任何意见分歧和危机。在埃及看来，它同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以正义为基础的和平的关系并不矛盾。”^⑤

156. 由于以色列的暴虐做法在西岸造成的日益紧张的局势，使得正在恶化在中东安全局势进一步升级，并且对于早日和平与全面地解决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前景产生不利的影响。已采取的这些做法违反了日内瓦第四公约^①、国际法规范、有关的联合国决议的文字和精神，违反宪章的原则和宗旨，因此，安理会应该强烈谴责这些措施，并宣布它们无效。

157. 巴勒斯坦问题一直是而且仍然是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核心问题。与其他的阿拉伯国家一样，埃及不能忽视或不理会这些政策对于和平进程的不利影响和后果。目前日益恶化的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西岸的局势是以色列拒不承认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实体的存在的直接的必然结果，也是以色列毫不妥协地顽固拒绝根据相互承认和共处的原则，同巴勒斯坦民族实体进行或同意进行客观和建设性的对话的直接后果。

158. 和平进程的能动力量必须保持——事实上，必须加强——否则，我们将再度面临可悲的僵局，而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区域性结构完全崩溃。为了克服在和平进程的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方面可能出现的僵局，我们必须大力和忠实地促进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相互承认的原则。这一论点是不能轻易地加以否定的。在美利坚合众国和巴勒斯坦人

之间即将进行的平行的、直接的、建设性的和认真的对话应该加强和支持这一相互承认的原则。

159. 这些就是克服有可能破坏和平努力的僵局的起点。七泉中心以《通往和平的道路，阿拉伯-以色列和平，1981年10月》为题出版的一份非常有价值的、有政治家风度的报告中理智地探讨了这些起点。

160. 以色列应该毫不回避和毫不犹豫地接受在中东和平基础上提出的选择办法中规定的，并在有关自治的会谈中提出的和平的挑战，因为，在我们看来，这是实现公正的、和平的、全面的解决办法的最切实可行的和实际的基础。

161. 我们要求以色列立即废除它最近的这些措施，恢复比雷市议会和市长易卜拉欣·塔维勒的职务（塔维勒是通过自由、合法选举当选的），并且取消以色列行政当局制定的一切压迫性的条例。

162. 我们还敦促和要求以色列开始履行自从1978年10月以来埃及一再要求采取的建立信任的措施，以便使巴勒斯坦人相信和平进程的可行性、可能性和充满希望的前景。

163. 在我结束我的发言之前，我愿重申我今年2月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的一段话：

“埃及已经光荣和体面地回答了和平的挑战。我们要求其他各方按照它们各自的自由愿望和选择参加这一和平进程。可是，与此同时，我们反对一切从实力地位出发，或者在否认各方的不可剥夺的合法权利，特别是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主权和独立的权利的情况下，片面强加的和平方案。”^⑥

164. 我们认识到随着和平的诞生而带来的困难和痛苦，但是我们也认识到和平的潜在力量。这些潜在的力量比这些困难和痛苦重要得多。中东和平的诞生不仅需要勇气，政治家风度，遵守国际法和法律义务，而且在巴勒斯坦人民获得解放和巴勒斯坦的前途得到拯救之前是不可实现的。

165. 尽管目前局势不大好，我仍愿引用温斯顿·丘吉尔的一句非常聪明的俏皮话，以便用一句充满希望的话来结束我的发言：“一个乐观主义者在灾难

中总是看到希望，而一个悲观主义者在希望中总是看到灾难。”毫无疑问，我们愿意做乐观主义者。

166. 主席：下一位发言的是巴基斯坦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167. 奈克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女士，首先我愿真诚地祝贺你就任3月份安理会的主席。我们相信，由于你的经验和熟练的外交才能，你定能卓越地领导安理会的讨论。我还极其高兴地指出巴基斯坦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真挚和愉快的关系。

168. 我还愿利用这一机会向安东尼·帕森斯爵士表示我们的感激之情，感谢他在2月份对安理会的工作提供了指导。由于他离开纽约，我们将不能再在联合国中听到他的英明意见，我们将对此非常怀念。

169. 安理会不得不一再讨论被占领的阿拉伯和巴勒斯坦的领土西岸、加沙和叙利亚戈兰高地以及圣城耶路撒冷的局势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这一问题的一触即发的性质，而这一问题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已形成严重危险。巴勒斯坦人民的持续反对以色列占领他们的家园也突出表明了中东冲突的当务之急：如果不充分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其中包括他们自决和在巴勒斯坦建立他们的主权国家的权利，这个地区就不可能实现和平。

170. 以色列长期以来蔑视强大的世界舆论，特别是联合国关于中东冲突的决定，并且它已开始执行一种吞并并加强控制1967年以来占领的圣城耶路撒冷、加沙、西岸和叙利亚戈兰高地的横暴政策。联合国已明确地谴责了这种政策。

171. 安理会在若干决议中——例如，关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和其他阿拉伯领土，其中包括圣城耶路撒冷的第465(1980)号决议；关于圣城的地位的第476(1980)号决议和第478(1980)号决议；以及关于叙利亚戈兰高地的最近的第497(1981)号决议——谴责以色列采取的一切旨在改变被占领的领土的性质和地位的措施，并宣布这些措施在法律上完全无效。这些措施表明了以色列扩大地盘的野心，并悍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1949年的日内瓦第四公约、1969年的补充海牙公约和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和第338(1973)号决议，这些文件都强调不允许使用武力来占领领土，同时它们是旨在实现中东和平的国际努力的

基础。由于以色列一贯蔑视国际法和国家间文明行为的这些必须遵守的规定，因此它正在破坏基于联合国宪章原则和全世界向往和平的国际秩序。联合国的建立就是体现了全世界渴望和平的愿望，同时，我们对于今后的希望正是寄托在这种全世界对和平的希望上。

172. 以色列的行动按照国际法和联合国决议来看是非法的，但是这种非法性不能完全说明这些行动的严重性。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实行的残酷镇压政策看来旨在消灭巴勒斯坦民族、它的实体以及有数百年历史的丰富的和令人尊敬的文化。

173. 被占领的西岸最近的事态再一次在全世界引起不安和愤慨。以色列决定解散比雷市经选举产生的市议会，并代之以直接的以色列统治，它又对抗议这一非法的决定的手无寸铁的平民采取高压手段。所有这些情况都进一步表明以色列永久吞并和控制被占领的西岸的阴谋。但是同样明显的是，以色列的吞并政策已遭到巴勒斯坦人民的坚决反对。以色列压迫被占领的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征用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否认他们的根本权利——甚至不分清红皂白地轰炸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但是这些做法都不能扑灭巴勒斯坦人恢复他们民族权利的愿望。以色列的压迫只能进一步加强他们的不屈不挠的抵抗。

174. 我们愿借此机会向巴勒斯坦斗争中的烈士，巴勒斯坦青年——他们再一次在比雷，纳布卢斯和哈勒胡勒的街道上示威，表明他们不会被暴力所压服——的英雄行为，以及向那些坚决捍卫人民权利的、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经选举产生的他们的领导人的勇气致敬。

175. 根据我们时代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日益高涨的情况看来，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最终将会战胜。可是，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一事实：以色列的扩张主义政策已造成重大的血与泪的牺牲。紧张局势正在加剧。如果巴勒斯坦人民的悲剧今后再持续下去，它不可避免地会升级成为一场世界范围的冲突。

176. 巴基斯坦深刻认识到以色列吞并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的危险行径，及其镇压这些领土上的居民的做法的严重后果，因此，它同绝大多数理事国一起敦促安全理事会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迫使它同意一个符合联合国决议的、公正与和

平的有关中东冲突的政治解决办法。在不能确保以色列完全撤出自从1967年以来占领的所有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包括圣城耶路撒冷在内，和确保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其中包括在巴勒斯坦建立他们的主权国家的权利的情况下，要达成这种解决办法是不可能的。我们坚信，如果没有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代表巴解组织以平等身分参加这一和平进程，要实现这种解决办法是不可能的。

177. 被占领的领土上最近的事态表明，由于安理会处于瘫痪状态，因此，它不能迅速和坚定地采取行动，这种状态将使局势进一步恶化。因此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在使安理会能够履行为遭受苦难的地区带来和平的主要职责方面负有特别重要的责任。再也没有什么比这种情况更为危险：安理会的权威受到损害，因此既不可能遵照和平的要求行事，也不能纠正巴勒斯坦人民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

178. 安理会必须要求占领国以色列立即废除它解散比雷市选举产生的市议会的决定。以色列必须立即恢复比雷市正式选举产生的市议会。安理会必须要求以色列停止它对被占领的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领土上的手无寸铁的平民的残暴的暴力行为。

179. 我利用这个机会再一次宣告，巴基斯坦人民完全支持巴勒斯坦的事业，同时我愿代表巴基斯坦代表团敦促安理会协同努力，结束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和痛苦，以履行它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历史义务。

180. **主席：**下一位发言的是克洛维斯·马克苏德先生，安理会是根据临时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他的。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181. **马克苏德先生：**主席女士，我向你表示阿拉伯国家联盟对你担任3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的祝贺。你在联合国任职期间，曾提出并阐述了一些代表美国国家的、为全世界和阿拉伯民族所珍视的崇高理想和标准，即人类在社会中的中心地位，以及人权不仅必须加以阐明，而且必须加以规定和得到保证。

182. 你在学术上的造诣是众所周知而且公认的；它为联合国的行动带来了智慧，从而证明了所谓学者和外交家或政治家不能统一在一个人身上的论点是不真实的。

183. 我还愿借此机会对英国代表上个月的任期表示祝贺。他是一位知名的阿拉伯主义者，安理会欣赏他的明智以及他对安理会许多次讨论的指导。我们都将怀念他。

184. 比雷市议会的解散和市长的解除职务是以色列占领当局的吞并主义政策的又一次升级。这次升派的目的是使一个能防止巴勒斯坦人采取其他选择办法的机构开展工作。以色列在这一件事情上的特别有意使美国处于这样一种境地：如果它不同以色列的政策合作的话，它就会同以色列发生冲突。事实上，以色列在今后几天或几周打算要做的事将是使美国完全不可能对阿拉伯-以色列冲突采取比较灵活的政策。

185. 主席女士，我们今天非常遗憾地——事实上也是非常惊讶地——得知，你的前任之一参议员莫伊尼汉就在这个时刻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提出一项决议，该决议说不论联合国大会或安全理事会由于以色列侵略而对之进行惩罚的任何企图，都将成为美国停止向联合国提供一切财政拨款的正当理由。这一决议不幸地已经为外交委员会通过，而它的产生正好是在以色列完全无视联合国，完全不顾1949年日内瓦公约，完全违背所有的国际法准则，违反一切协议而行动的同一天。就在这一时刻，正当国际社会，其中包括美国的许多舆论界，明确地谴责以色列的行动及它在西岸的日益升级的并吞主义政策的时刻，政治考虑企图干扰美国的政策和阻止美国做出客观的判断。

186. 这一决议是不可取的，因为以色列把它看作是可以任意行动、任意攻击并能得到一个非常重要国家的保护的一种特许，而这个非常重要国家对于和平与国际安全承担的全球性责任是在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同时也是美国本身根据它对世界的职责和作用所已认识到的。

187. 这一决议虽然不是美国政府的官方政策，但仍是一个迹象表明在一个美国政府部门里的某些顽固支持以色列的人，为了预先阻挠联合国行使它的职责和责任的任何可能性想做些什么。这种想使美国不能做出客观判断的企图，这种想用当地政界的来预先干预美国政策的企图，是我们阿拉伯民族不得不忍受的一件不幸的事。

188. 关于我们听到以色列代表所说的关于叙利亚和约旦争先恐后地谴责以色列在西岸的活动与压迫行径的那些话，我愿澄清事实。阿拉伯国家争先恐后地代表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民提出这一谴责，是它们极大的光荣。因为虽然巴解组织得到承认，但是巴勒斯坦人还没有得到成立国家的权利。所有阿拉伯国家都认为它们是巴勒斯坦人的国家，因为阿拉伯人民认为巴勒斯坦是他们神圣的家园的一部分，认为巴勒斯坦人民是他们的民族整体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过他们的权利被剥夺了。因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代表巴勒斯坦人民采取行动的，因为只要他们暂时被剥夺了成立国家的权利，每个阿拉伯国家都将争先恐后地保护和阐明他们的权利。

189. 我愿意声明并要求载入记录，约旦代表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控诉，是以阿拉伯国家联盟的阿拉伯国家集团成员主席的身份提出的。因此谈不上争先恐后的问题。这是阿拉伯民族的集体的、一致的决定，阿拉伯民族在联合国的外交工具就是阿拉伯集团。

190. 第二，经常提到的说法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一个恐怖主义组织。让我代表阿拉伯国家联盟来说明我们认为巴解组织是什么样的一个组织。我认为，应该再次澄清事实——虽然这一点已一再申明——为了不会有任何误解或错误的解释。根据阿拉伯联盟、不结盟国家会议和联合国的决议，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的合法代表。但是这只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一个属性。

191. 巴解组织还有另一属性：它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基础。在所谓的朱迪亚和撒马利亚并没有什么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难民营中并没有同他们自己的人民有任何不同的巴勒斯坦人；并不存在没有集中代表的散居的巴勒斯坦人。因为最后巴勒斯坦人发现和维护的不仅是他们的特性，而且还有他们的权利。他们交给巴解组织的不仅是领导他们进行解放斗争的职能——这是它的职能之一；不仅是在国际社会中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职能——这是他们的另一个职能。不，巴解组织也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基础，因此，它带有实现巴勒斯坦国家的萌芽。

192. 这就是以色列的占领当局和种族主义者们所要想预先制止的；它采用的方法是：国家指使的恐怖主义活动；企图把巴解组织说成是巴勒斯坦人的一个部分或一个派系；以及声称在“村庄同盟”领导下的受人指使的小卖国贼们是另一批默然同意以色列的占领、为它的征服目的服务、并支持以色列逐步并吞西岸和被占领的领土的领导人。

193. 对于巴勒斯坦人民来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仅是他们的合法代表，他们的解放斗争中的领导人，巴勒斯坦人民的基础，也是巴勒斯坦国家的奠基人，它还代表一种思想状态。想要挫败或破坏它的任何企图只会加强民族团结和民族决心各种力量。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这许多职能并不是独特的。

194. 在最近几天和几周，我们已经看到比雷市长只不过是一些市长中的一个。还有纳布卢斯和拉马拉市长。还有一些市长，他们离开了他们的市镇和村庄，因为他们受到以色列的谴责并被驱逐；他们是市长，他们是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经过正当方式选举产生的市长。

195. 扎特大学、伯利恒大学和被占领的领土上的其他大学的成千上万的学生举行的示威，是反对以色列军事当局权威的消极的、爱好和平的行动。他们正在设法打动人类的良心，使人们注意到他们的困难处境，因为他们认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仅是他们的代表；他们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也是同他们的身分和个人的存在、同他们的现在和将来直接相关的。因此，如果有人企图污蔑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企图把它说成是恐怖主义，那就不仅是对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的侮辱。在历史上，许多类似的人民运动和解放运动都曾被殖民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说成是恐怖主义者。印度的甘地和尼赫鲁，肯尼亚的肯雅塔，塞浦路斯的马卡里奥斯和其他领袖，包括津巴布韦的一些领袖，直到几年或几个月以前，还被占领者、征服者和吞并主义者称作恐怖分子。解放运动也被称作恐怖主义。我应该说，阿拉法特先生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历史上的这些情况是一样的。

196. 以色列歇斯底里地看待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必然会创造的前景，以色列通过空中和海上的袭击对

黎巴嫩南部的巴勒斯坦难民营进行恐怖活动，以色列企图使黎巴嫩南部永久处在它的战略霸权和军事占领之下，以色列推行吞并政策，戈兰高地的叙利亚阿拉伯人民进行抵抗，尽管有着种种差异——以上这一切都证明阿拉伯人民维护他们的独立，和在丧失独立时为之斗争的耐力，以及他们毫不退让的坚定性。

197. 以色列的吞并政策已经升级到一种无法容忍的程度，因此召开安全理事会是十分有必要的，因为逐步升级的合并达到威胁这一地区的和平，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威胁全世界的和平。吞并主义政策对待被占领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如同犹太复国主义者征服巴勒斯坦的最初时期对待巴勒斯坦人民一样，不是把他们当作对手，当作人类，是把他们看成逐步实现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殖民化的人为障碍。务必扫除这些人为障碍，他们采取的办法是，劝诱，设立村庄同盟，利用卖国贼，收买，进行军事占领，吞并，卡断水源，不提供教育、社会设施和否认人人平等，使巴勒斯坦人完全无法生存下去。

198. 以色列把巴勒斯坦人当作了建立未来的以色列帝国而必须排除的人的障碍。这一帝国已被命名为“朱迪亚”和“撒马利亚”，而不是称作被占领的领土，以便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进行彻底的征服和并吞作准备。以色列是否曾把被占领的领土称作“被占领的领土”？它是否曾把它们当作被占领的领土？以色列人并不认为被占领的领土是被占领的。他们认为被占领的领土是应该“解放”的领土。从谁的手中解放？这是以什么哲学为基础？它是以犹太复国主义的哲学为基础的，这一哲学认为犹太人和其他人之间存在着永远的对立性，这种对立性是无法调和的；它认为每个非犹太人都应该受到怀疑，应该受到严格对待，说到底是异己分子。所以根据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哲学，当地居民——巴勒斯坦人不仅是人为障碍，而且必须在巴勒斯坦人自己的家园和国家把他们当作异己对待。就是这种异化哲学非但产生了犹太的心理状态——必须对每个人抱猜疑态度——而且还产生了如下概念：他们目前在被占领的领土，在黎巴嫩和在戈兰高地实行的军事恐怖主义是一种不仅是自发的，而且必须加以保护的恐怖主义；世界上任何人若是怀疑以色列的政策，怀疑它的行动，不同意或不默

许以色列热衷于侵略、扩张和吞并，他就应该被看作是反闪米特族的。

199. 而以色列代表在安全理事会上谈到约旦代表说他自己是出生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巴勒斯坦人，因此说是一个“被雇佣的外交家”。如果一个人的代表权应按照他在什么地方出生的标准来决定，那么以色列的许多外交代表和外交机构将会怎样呢？以色列在会上歪曲阿拉伯民族的处境，以便使安理会不能集中力量讨论对以色列侵略和吞并行径所提出的申诉，这就表明以色列对于联合国及其机构怀有天生的轻蔑情绪。以色列企图使联合国无能为力，使联合国的决议成为一纸空文，并企图削弱这些辩论的有效性和可信性。它声称它要实现自治。可是主席女士，你与所有的人一样清楚，这是一种预先排斥独立和主权的自治。自治是一个行政方案，而不是一个政治方案。自治如果是独立的前奏的话，如果是独立的先驱的话，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切实可行的选择方法。在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国家中，自治被看作是走向独立的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占领国或殖民国从一开始同意，独立是理所当然的结果。但是在目前情况下，以色列所主张的、宣扬的和兜售的在被占领的领土上的自治是预先排斥独立的，是完全否定民族自决的。

200. 我不想详细谈论对于阿拉伯国家在二十世纪探索方向方面遭到的莫大痛苦所表示的虚假的同情。在许多情况下，这一探索的确使我们流了许多血。但是我们所有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所有的阿拉伯之间的争端都是在属于阿拉伯民族企图维护它的权利和发展它自己的范畴的。占领并奴役我们部分民族，同时侵占着阿拉伯领土的以色列必须认识到，它不可能永久剥夺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并从而破坏全面的和真正的和平的可能性。

201. 我们是来出席安全理事会的。约旦代表以本月阿拉伯集团主席的身份提出了我们的控诉，因为我们相信联合国机器的最终效能，尽管事实证明的情况与此相反。我们将尽一切可能通过联合国机构，采取所有外交的与和平的办法。但是如果联合国的干预仍然阻止不了以色列的不可容忍的、日益升级的并吞政策，阻止不了它热衷于侵略和吞并的行径，那么大家正设法避免的破坏定会出现和降临。

202. 主席：有两位参加这次辩论的代表要求行使他们的答辩权。我首先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发言。

203.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安全理事会曾多次决定，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①适用于自从1967年以来以色列占领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所有的巴勒斯坦和其他的阿拉伯领土。这就肯定了以色列是一个占领国家，因而对于国际社会，特别是对于安全理事会来说，以色列要对于任何或者所有构成违反日内瓦第四公约的规定，和其他国际机构的规定以及文明社会准则的行动负责。以色列有义务尊重这一公约。

204. 巴勒斯坦领土上的一些市长——其中有比雷市长，拉马拉市长，哈勒胡勒市长和希伯伦市长——是选举产生的，但是当他们的任期届满时，巴勒斯坦人民被剥夺了投票使他们连任，或选举其他人担任这些职务的权利。人们怀疑，我们能迫使占领国家允许举行新的选举吗？这样的话，他们就无须设立所有那些所谓村庄同盟的耀武扬威的全副武装的警卫队了。

205. 我们并不是在这里讨论大规模屠杀的罪恶行径，例如代尔亚辛大屠杀，或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有意识和有计划的击沉载着犹太幸存者从纳粹集中营或毒气室回来的帕特里亚号事件。安理会现在正面临着在这个地区流血和发生重大军事对抗的迫在眉睫的威胁。

206. 这里刚刚宣布了一个新的国家法和国际法概念——我并不自诩是个法学家——一种新的法律制度。人们怀疑是否不论间谍、卖国贼、代理人和叛徒只要他们表示“愿意同其他方面和平共处”，他们的罪行就可以被一笔勾销，不论他们同他们自己的人民及他们的民族希望、权利和利益之间的关系如何。我相信，某些法学家和立法人员一定会努力提供一个答案的。

207. 如同我早些时候所说的那样，所提到的民政管理机构是名词的误用，它是一种欺骗，或者是一种污辱我们和世界各国的良知的企图。教授兼将军米尔森已经告诉了我们这种所谓的民政管理机构到底是什么东西？他非常明确地对我们说，这并不是文职人员机构，而是处理文职人员事务的机构。这就在人民的

需要——不论是关于下水道系统，自来水或街道——和政府的政策目的之间划了一条线。因此这个管理机构是以剥夺这些人民的政治权利及其他权利为基础的，正如米尔森先生所说的那样，这一管理机构的目的是充分履行戴维营协议。问题的根源正是戴维营协议的实质，而不是对于这一实质的种种不同的解释。

208. 我注意到有人援引了新闻报道。我只想再次建议大家读一读3月23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题为“西岸的警告”的社论全文。如果社论的作者，大西洋彼岸的人民，怀有这篇社论中透露的想法，并且得出这种结论和推论的话，我们就可以迅速地了解到在军队的刺刀和马靴下生活的人们感觉如何——因为，我敢说，当他们看到他们自己的孩子被杀害时，他们就象刀割一样痛苦。这篇社论在结尾时，向华盛顿政府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很想附和一下，问问美国政府：我们从这里将走向何处？

209. 当我听到代表一个种族主义政权的人谈到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一起过着和平生活时，我深感痛心，我是属于了解巴勒斯坦的一代人。我生在耶路撒冷。我知道这里过去是一个国家，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是没有差别，没有分歧的。只是在巴勒斯坦人明确认识到新来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要抢去他们的家园夺取他们国家的时候，才开始发生冲突。我们曾生活在和平中，生活在统一中；这不仅是一个了解的问题：我们就是一个国家。我不知道坐在这张桌子另一端的代表团中有多少团员是在和平和美丽的巴勒斯坦出生的，或者他们祖先是在那里生活的。

210. 1974年，阿拉法特在联合国大会发言^①。他要求在约旦河和地中海中间的巴勒斯坦领土上成立一个国家——他把它说成是一个“梦想”，但是这的确是一个目的，而不仅仅是一个梦想——在这个国家中，我们应该没有任何歧视地和平地一起生活。因为，在这片土地上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容纳我们所有的人。真的，这就是和平的解决办法——而且是一种可行的和平办法。

211. 安理会正面临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使巴勒斯坦人能够回到他们的家园，并且在他们自己的家园——巴勒斯坦，自由地行使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

就是这样一个重要任务，现在应该是安理会完成这一重要任务并找到一个解决办法的时候了。

212. 与此同时，安理会需要处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它需要处理最近的以色列国家恐怖主义行动；它需要处理正在杀害无辜人的问题。安理会有责任也有权处理这一问题。

213. **主席：**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214. **法塔勒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色列代表作了一些与事实不符的陈述，企图使安理会产生错误的印象。他谈到了这一地区的一切情况，就是没有谈到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局势，而正如主席女士你本人和所有的理事国都知道的那样，这种局势正在日益恶化。他甚至没有谈到我们面临的问题，这种回避态度是我们现在已经熟悉的一种手腕。

215. 正在受审的罪犯往往回避问题，以使人们不注意他们的罪行。

216. 如果我们仔细读一读日内瓦第四公约中关于惩罚性措施的部分，地球上的任何国家都可以根据该公约的标准因战争罪行而拘留并审判贝京先生。

217. 3月8日是叙利亚的革命日，那一天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总统在去议会的途中，在大马士革街道上行走。他受到一百万叙利亚人的欢迎。我们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假知识分子把他抬在肩上。他在议会中的发言是捍卫他的国家，抵御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以及它们颠覆叙利亚的长期企图的一篇不朽的演说。

218. 叙利亚希望通过你，主席女士，纠正以色列常驻代表的说法。他说工人的工会已经解散。这种情况从来不曾发生过。叙利亚力量的源泉就在于一大部分工人群众，包括农业劳动者和工厂工人。他们就是叙利亚的人民。

219. 他对于穆斯林兄弟会的恐怖主义活动的辩解，表明了以色列和美国与那个集团合作的紧密程度。以色列和美利坚合众国正在武装与支持这些武装集团，并与他们合作。这些武装集团同伊斯兰完全没有关系，这些异教徒的目的是使叙利亚流血并削弱叙

利亚抵抗美国和以色列对阿拉伯故乡侵略的信心，和把我们的领土从美国支持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占领下解放出来的信心。

220. 叙利亚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堡垒，是进步力量的促进因素，不管以色列代表在这里怎么讲，也不管美帝国主义和以色列武装和保护的反动力量如何破坏，都玷污不了它的形象，尽管以色列的目的就是要从内部摧毁叙利亚。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人民和政府如同过去30年来一样，将在他们的朋友的帮助下——我们有很多朋友——利用他们的一切力量，解放巴勒斯坦和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

221. 主席：我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222. 布卢姆先生（以色列）：我不打算回答马克苏德先生的说教。人们一般对于说教都不予回答。但是他在结束说教时说了一些话，这些话需要回答。

223. 我不打算就恐怖主义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性质，与他进行争论。如果那是他对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看法的话，他当然有权利这样看。但是我个人，却主张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它自己的文件中，它所谓的盟约中，它的领导机构的声明中，更重要的是在它的恐怖主义活动中的自我表现。所有这一切比马克苏德先生的说教更能说明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组织的真实本质。

224. 我也不打算就阿拉伯世界内部 所谓的团结，与他进行争论。虽然在他发言的最后部分，他告诉我们说，阿拉伯世界内部存在着许多争端和敌对状态，但是它们是阿拉伯之间的敌对状态，其他人不应该干涉。好吧，如果它们是阿拉伯之间的敌对状态、争端、纠纷和猜忌的话，那么对于世界上其他地方，对于中东的其他地方不会有什么影响，我认为我们都应该注意他的劝告。但是，不幸的是，正是这些阿拉伯之间的敌对状态、纠纷、猜忌和争端，是中东不安定的根源，同时，近日来，已构成对国际稳定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威胁之一。所以我们不能接受他的意见，即应由马克苏德先生去处理这些分歧，因为，说到底，受到威胁的将不仅是中东人民的福利，而是世界的和平。

225. 然后，马克苏德先生又告诉我们说，我们

有一种犹太人的心理状态。即使狂妄自大的人也应是有限度的。

226. 这个组织是同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斗争的伟大的战时联盟的产物。在那些日子里，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主要目标就是那些在欧洲的犹太人居住区中的人们，和那些在欧洲反抗纳粹暴政的人们。在那个时期，马克苏德先生的精神上的和知识上的导师，耶路撒冷臭名昭著的回教法学家哈杰·阿明·侯赛尼同纳粹分子，为了消灭犹太人居住区中的欧洲犹太人串通一气。战后，在纽伦堡他以战犯名义受到通辑。所以马克苏德先生最好不要谈犹太人居住区问题和犹太心理状态。他在这里表现出来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压迫犹太居民的那些人的心理状态。

227. 我并不认为需要详细答复我们所听到的叙利亚代表的答辩。我认为这是一篇很有助益的发言。它再一次使我们这里所有的人清楚地了解叙利亚代表的思想状态。

228. 他谈到叙利亚的革命节 3 月 8 日。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在叙利亚过去 35 年的那么多次革命中，这一天纪念的是哪次革命？他还由于不小心而犯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漏了嘴的错误，但他立即纠正了。他谈到他的总统今年 3 月 8 日到耶路撒冷去。这可能是他的、因此十之八九也是他的总统的幻想的一部分，因为他的总统把包括以色列国在内的前巴勒斯坦委任统治视为南叙利亚的一部分。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篇十分有助益的讲话，别的我也就不用再说什么了。

229. 主席：马克苏德先生希望再一次发言。我知道，严格说来，他没有权利这样做。可是，如果安理会同意，我将请他在会上发言。由于没有人反对，我请马克苏德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230. 马克苏德先生：我并不想再占据本理事会的宝贵时间，但是我认为有必要阐明某些立场，以使歪曲真理和现实的做法不致成为惯技和不受到应有的驳斥。

231. 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成员中除了该联盟的一个正式成员巴解组织以外，其他成员都是独立的阿拉伯国家。这个组织不仅是各个阿拉伯国家政府的一个区域性组织，而且也是一个民族组织。我们的民族

——阿拉伯民族——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殖民国家，和各种程度的殖民控制，从过去的土耳其人，到非殖民化时期以前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因此，阿拉伯国家是在不同阶段实现独立的。每个阿拉伯国家都有它的民族解放运动。由于殖民国家有很多个，殖民控制程度也不一样，因而我们并没有一个全面的民族解放运动。所以我们是在不同的阶段实现独立的。由于这一点，不论从历史上和现在来看，我们认识到，每个阿拉伯国家的主权和独立都是宝贵的、重要的和必不可少的。但是我们除了是独立的、有主权的阿拉伯国家以外，我们还是一个民族；我们是一个有许多国家的民族。由于历史因素——精神方面的经历的一致性，文化和语言的一致性，愿望的一致性，命运的一致性——决定了这种阿拉伯各国之间关系的活力，——由于这一切，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具有广延性和力量，它使得所有阿拉伯人成为一个整体，尽管这个整体有时亲密无间，有时关系紧张。有时我们同阿拉伯民族之外的许多国家有意见分歧。我们的分歧有时是可以解决的，有时是无法解决的。我们同全世界的许多国家有误解，但也有良好的关系。但是由于我们之间的关系的这种亲密性质，由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有机性质，我们有一种相互依赖感，它能使我们主权不受干涉，但是不能不受相互影响。这就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动力。巴勒斯坦人民是包括在这个民族主义之内的，因为巴勒斯坦人仍然几乎是唯一没有得到主权，没有在其家园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阿拉伯人民——这是未完成的事业，巴勒斯坦人的权利是我们问心有愧的一件事。

232. 我说过以色列有着犹太人的心理状态，就这一点来说，我现在还坚持。因为我们现在有着两种相互矛盾的民族主义，我们的民族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是担负着解放的职责；它谋求国际大家庭中的平等；它强调阿拉伯人民和其他人民团结的因素。犹太复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以色列民族主义是一种征服的民族主义，一种殖民的民族主义；它热衷于强调犹太人同其他人不同的因素，而不是犹太人同其他人团结的因素；它认为反闪米特族思想是人的特性中所固有的。当然过去发生过迫害情况，而且把犹太人作为目标。但是我们阿拉伯民族始终认为犹太人是我们人民

的一部分，犹太主义是我们精神遗产的一部分。许多阿拉伯人是信仰犹太教的。对于旨在排斥某一种宗教集团或者某一人群集团，以便对它疏远，把它视为异己，并必然永远把它视为同其他人不同的做法制度化的任何企图我们从不宽恕。我们相信人的共性，但是并不认为应该完全吞并和否认个性。我们认为，在平等的职能方面，阿拉伯民族主义带有第三世界非殖民化过程的特点。我们已通过实现我们的民族独立扩大了国际主义的领域，而以色列的民族主义是建立在使异化制度化的基础的——就是这种异化构成了犹太人的心理状态。

233. 因此，目前当我们正在讨论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的命运的时候，非常重要的是触及问题的本质——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处于不受任何约束的状态这一事实。它认为世界应对它负责，而它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正是意识形态结构中的这种异化发展成为对整个国际社会的蔑视。

234. 主席：我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235. 布卢姆先生(以色列)：马克苏德先生把我们说成是一个宗教集团，因而显然否认犹太人民的民族特性。他还说，犹太人是“我们的”人民的一部分，这就是说，是阿拉伯人民的一部分。我认为，他已经明确地指出了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根源，即他所鼓吹的那种民族主义排斥任何另一种民族主义在世界上我们这部分地区存在。这种排外主义的态度——种族主义的态度——不仅是针对以色列人和犹太人的。他还把这种态度用于库尔德族人、德鲁斯人、和中东的其他非阿拉伯民族。马克苏德先生正是为这种民族主义——这种牌子的民族主义——辩解的。这就是国际主义态度。而另外那些认为他们也和阿拉伯人一样拥有民族生存权利的人则被说成是他们带有犹太人的心理状态。

晚8时零5分散会。
注
①联合国《条约汇编》，第75卷，第973号，第287页。
②大会第217A(III)号决议。
③见大会第3376(XXX)号决议。

④《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35 号》(A/
36/35)。

⑥同上，《第九届紧急特别会议，全体会议》，第 4 次会
议，第 20 至 25 段。

⑥同上，第 32 段。

⑦《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九届会议，全体会议》，第 2282
次会议。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نشر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احصل م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如何购买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ІЗАЦІЇ ОБ'ЄДДНЕННІХ НАЦІ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